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楊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義 楊六郎私下三關

卻說謝金吾次日擺隊往無佞府前而去。將近天波樓，手下稟曰：「凡大小官員於此經過，俱要下馬。請老爺下馬過之。」謝金吾曰：「此非禁門。何下馬之有！」喝令敲金鳴鼓而過。楊令婆正與柴太都在廳前閒敘，忽聞府外金鼓喧騰，令人出府觀看。回報謝金吾端坐馬上，喝令左右大張響器而過。令婆怒曰：「極品公侯，在此經過，下馬恭敬，不敢輕慢。謝金吾職非極品，何敢如此欺凌！」言罷，遂喚丫頭拿出朝服，整頓入朝進奏，侍臣引見真宗，真宗賜坐於側，乃問曰：「夫人今日親造於朝，為著那件事情？」令婆跪下奏曰：「先帝垂念夫君諸子死於王事，特建無佞府、天波樓以旌獎焉。又著令官員人等經地俱要下馬，今日謝金吾，喝令左右響張金鼓，端坐馬上而過，觀此誇揚耀勢，非欺老妾，乃欺朝廷也。」真宗聽罷，再三慰之。令婆退回府去。真宗即宣謝金吾升殿，責之曰：「先帝遺旨，汝何敢違？令婆適當劾汝經過天波樓前不下馬來，此係忤逆聖旨，擬罪當斬。」金吾奏曰：「小臣何敢逆旨，但因日前敕命使臣齎金帛犒賞楊郡馬，使臣領旨在身，從天波樓前經過，要下馬來。小臣見之，說道不便。然天波樓前之路，實南北往來要道。凡朝賀聖節，特為陛下而來，又從此處下馬，此樓更尊於陛下矣。且此是前朝使愚使貪之計，有何所重！臣欲會同朝臣進奏此事，想令婆知臣有此舉，故先以欺朝廷進奏，以箝臣之口也。但臣荷陛下重恩，凡有不便朝廷之事，雖刀斧加身，亦必爭之。乞陛下先將誅戮，然後降旨，毀拆天波樓以便南北往來而尊朝廷也。」真親聞奏不語。王欽乘機奏曰：「謝金吾之奏甚切時議，乞陛下為準理之。」真宗曰：「卿言固是，亦須再詳，又得來說。」謝金吾既出，王欽暗地辯論諄諄，真宗遂下令著謝金吾毀拆天波樓。敕命既下，楊府家兵聞知消息，急報令婆。令婆與柴夫人言曰：「今朝廷輕信謝金吾、王欽之言，毀拆天波樓。倘被拆之，貽羞於夫君多矣。」柴郡主曰：「此事必哀懇八王，轉達天廷，才能止之。」令婆曰：「須速往告之可也。」柴郡主即往八王府中，與八王相見畢，柴郡主曰：「謝金吾妄生事端，無故進奏聖上，毀拆天波樓。不期聖上准之。妾今特來哀告殿下，轉奏聖上，止息不拆，則楊門不獨生者叩恩，死者死亦感德矣。」八王曰：「郡主不來說，我亦欲奏之。但聞王欽私贊其事，今聖上所信者，此二賊子。彼謂此樓不便天下往來，故聖上深以為然。我今度之，雖去進奏，亦難挽回。謝金吾小丈夫也，郡主急歸，與令婆商議，將金寶賂之，買其寬有數時，等我遇便奏帝，或者可保其不拆。」郡主領命，歸告令婆。令婆曰：「若保全此樓，無限榮耀。須罄家藏，亦甘心焉耳。恐謝金吾不受買囑。」郡主曰：「聞得金吾與劉憲最心腹，遣人選禮，免他迎進，彼心然接受。」令婆即密遣人去劉憲送謝金吾玉帶一條，黃金百兩。劉憲領物，送入謝府。金吾見楊府送禮，自矜曰：「楊府恃功驕傲，滿朝文武無敢與抗衡者。非我今日設此計策，豈識我謝某耶！」劉憲曰：「楊府既帖服，大人可與之方便。且此事亦無甚緊要，朝廷畢竟不究，緩緩延捱，留之不拆，則落得楊府相敬愛矣。」金吾聽劉憲之言，遂受了禮物，令來人以不拆回覆。令婆大喜，遣人告知八王。不想金吾所受賄賂之物，王欽早已知之。王欽復密奏真宗，亟行毀拆。真宗聞奏，敕金吾火速毀拆。金吾不得已，引軍校往拆之。八王聽知，遣人報令婆，聖意難回，可著人星夜往三關召回六郎商議計策。

令婆聞知，悶悶不悅，寢食俱廢。八娘曰：「此事必須令人請回六哥，才可止得，不然日後又生計策，來拆無佞府也。」令婆曰：「未有詔命，六郎怎敢擅離三關？」八娘曰：「六郎兵印權付部下代掌幾日，悄悄地回來，事定即去，有何不可？」令婆曰：「此事主要機密之人行之，叫我遣著誰去？」九妹曰：「小女曾到三關，願往去來。」令婆曰：「汝去極好。但要快回。」九妹遂辭母，望三關而行。

不日到了，人寨見六郎曰：「謝金吾冒奏聖上，毀拆天波樓。母親遣小妹來，請兄長星夜回汴商議。」六郎曰：「滿朝眾臣不救，八王亦忍心而弗救耶？」九妹曰：「八王言諫不得，他著人來說，要請哥哥快回商議。」六郎不勝憤激，屏退左右，低聲與九妹言曰：「朝廷今無詔命，我敢擅離此地？」九妹曰：「母親亦曾慮及於此，八姊說道無妨，請哥哥把印與部下掌著，事定就來。」六郎聽罷，即喚岳勝吩咐曰：「母親有緊急事，著舍妹來召我回。一看即來，汝與孟良等謹防北遼奸細，遵依吾之號令，待焦贊回來問我，只說打獵去了。不可令他知之。」遂將印付岳勝。岳勝領受而退。六郎同九妹悄悄離了佳山寨，望汴而回。有詩為證：

權臣平地起奸謀，奏毀天波滴水樓。

郡馬帶星歸去急，怕來慈母不禁愁。

六郎與九妹星夜回至半途，忽焦贊從林中跳出，叫曰：「將軍何為，吩咐莫與焦贊知之？小將在此等候多時矣。」六郎驚曰：「冤家到了。」乃責之曰：「汝何私逃至此？該甚罪？」焦贊笑曰：「將軍亦私離至此，又該甚罪？小將聞京中是最是繁華去所，平生未見，今日要跟將軍同去看之，始慰吾之心願。」六郎曰：「真好惱也。我此來怕人知覺，且汝之性甚不良善，若到京師，畢竟生禍。汝聽吾言，可歸三關，我回當獨加重賞。」焦贊曰：「小將不要賞，只要去看景致。若不許去，小將先往京中傳揚將軍私離三關。」六郎怒曰：「這畜生如此無禮！你去有甚勾當？」九妹曰：「只他一人，哥哥帶去，有何妨礙？但叮嚀囑付，勿使生事便罷。」六郎遂依其言，帶焦贊同來汴京。

歸到無佞府，見了令婆，拜畢。令婆一見六郎，兩淚汪汪言曰：「汝父子八人盡喪，止有汝一人。老母今日一見，忽覺疼上心來，攔不住腮邊淚也。叫汝回來，別無話說，當日先帝，因汝父子有保駕之功，敕建天波樓以旌獎焉。今謝金吾恃寵欺我楊門，冒奏此樓不便天下往來，聖上聽信，下命毀拆。若不能止之，日後無佞府亦難保也。」六郎跪下言曰：「母親休憂傷神，待兒與八王言之。我父子俱死國難，料聖上畢竟垂念，而不毀拆。」柴郡主曰：「若得八王竭力維持，何愁金吾小輩！」六郎既與家眷俱相見畢，乃安置焦贊後面書房歇息，著軍校服侍防守，勿令出府生事。

時焦贊路途辛苦，到府兩日，亦不覺得，連住幾日，拘禁得慌，與軍校言曰：「我跟本官來京，止望遍城遊玩景致，早晚這等監守，何似當初不來！汝等肯引我入城觀看一番，多買酒食相謝。」軍校曰：「放汝出去，只恐你生事，那時連累我等，怎生了得？」焦贊曰：「好哥哥，帶我出去，三生不忘。且我不生事便罷。」於是軍校暗開後門，瞞著六郎，焦贊入城遊玩。果見一座好城，有詩為證：

虎踞龍蟠地有靈，長安自古帝王城。

紅雲日擁黃金闕，紫氣春融白玉京。

孔雀徐開金扇迴，麒麟高噴御香清。

皇圖鞏固齊天地，四海黎元樂太平。

又後人歎息汴梁作詩一首：

三百餘年宋祚遐，平原千里挹嵩華。

黃袍昔照陳橋柳，翠袖今埋故苑花。

南渡一龍能立國，北行雙馬不還家。

傷心漫寫興亡恨，汴水東流日夜斜。